

春风小说文库

CHUNFENG 春风文艺出版社
XIAOSHUOWENKU

张炜 著

你在高原 ● 西郊

长篇小说 NIZAIGAOYUAN·XIJIAO

你在高原 西郊

张炜
著

© 张 炜 20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你在高原·西郊/张炜著.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3. 1

(春风小说文库)

ISBN 7-5313-2530-6

I. 你…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6809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285 23284029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23284401

E-mail: chunfeng@vip.163.com

金城印刷厂印刷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印张: 18.25	插页: 2
字 数: 430 千字	印数: 1—50 000 册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臧永清

责任校对: 潘晓春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定价: 28.00 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上卷·

第一章

梦游者	3
营养协会	19
一幅画	38

第二章

流浪小记	52
静思庵	64
血脉与传奇	75
听潮	88

第三章

老人	101
农场与弟子	113

挚爱	124
双蛇结	137
从囚室到死谷	156

第四章

人在寂处	178
城市和滨	192
开始	206

第五章

旅途上	215
田园故地	226
大山深处	240
石与血	262

·下卷·

第六章

爱情简史	285
心诉	300
诀别	323
逃亡之路	338

第七章

卖锡壶	348
路遇	364
最后的叹息	380

第八章

苍茫大山	404
生存	417
老人之间	436
岁月的尽头	452

第九章

煎熬	469
蹂躏	484
又一次分别	499

第十章

美非罪	513
梨花似雪	535

尾声	557
----------	-----

你在哪里？

——关于《你在高原·西郊》的对话	570
张炜主要作品单行本目录	576

上
卷

第一章

梦游者

1

“你去吧，他人挺好的。”

梅子又一遍催促。

她不知道我虽然看上去还在犹豫，其实心里早已做好了准备。我真的要去找那个黄科长了。我在犹豫其他一些事情。

“你见了他就知道了，人挺随和。”

梅子飞快地收拾东西，要上班去了。我倒想让她快些离开，因为屋子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时，那种感觉更好。

“你知道，事到如今已经没有什么好琢磨的了，从一开始辞职的那天，你就该想到这些。好了，收拾一下，还是去吧——啊？”

梅子转过身去。一个越来越严肃的人、可爱的人。她的浓发油滋滋的，黑黑闪亮，总是引得你不由自主去伸手抚摸。我刚刚四十多岁，可是显然已经走入了令人沮丧的时刻。不过我在这天早晨又发现，人在这个年龄段的某些时候，心底仍然会时不时地泛起一种强烈的欲念，比如思慕和爱恋之类。

说到多年前的辞职，我觉得自己多多少少对她构成了伤

害。那时候的我有点怪，像着了魔一般，被这座城市的辞职风吹得摇来晃去，最后被它连根拔了。谁的劝告也听不进，我心上一横就离开了。当时她和孩子不能与我同行，我只好一个人走了。为什么要离开这座城市？略去各种各样的繁琐不谈，简单点说就是要到东部平原上去经营一片葡萄园。事情的开头总算很好，我有了自己的一片园子，看上去很像那么回事似的。真的，它直到今天让人想起来心里还滚烫烫的。那本来是一个关于土地和田园的好故事，一个动人的故事。它压根就不该失败。可是今天看来，当年那些所谓的周密筹划中仍然有不少疏漏，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还嫌稚嫩了一点。结果失败了。我不得不重新返城：让一切从头开始。我成了一个最不走运的人、落魄者和失败者。当我一个人顶着乱蓬蓬的一头脏发走上这座生活了几十年、如今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城市街巷时，万般感触就一齐涌上心头。我得忍住那些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目光齐刷刷打量过来。我有时倒这样想：可怜巴巴的一个男人，老婆不把你甩了也就算幸运了。我摇摇晃晃走在街头，心底一遍遍重复：你干脆把我甩了吧，我可不愿欠谁什么。因为我知道，人活到了我这样的年纪，欠下的东西越多越糟。人这一辈子最好还是谁也不欠的为好。然而这只是一种心愿而已，我知道自己欠那片平原，欠新结识的朋友和一些——心爱的人——比如梅子和孩子。细想起来，我似乎还欠这座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从心里厌恶的、乱哄哄的城市。

一种隐隐的、难以摆脱的亏欠感会使一个男人不堪忍受。

梅子如果真正关心我，真正温良贤淑，这会儿就应该再狠一点。快刀斩乱麻又怎样，那就不会让我在她面前有一种负疚感了。

看着她为我跑职业、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寻找谋生之法，真是不忍。多少天来她一直催促我去那个地方。“去吧去

吧！”她的小嘴一弯一弯只会重复这两个字。好像只要我去了，一切也就迎刃而解了似的。

她许多时候还像个孩子。

她让我去找的人是一个六十多岁的、早已离休的姓黄的科长。黄科长和我的岳父有点关系，当他从她们家了解了我的情况后，马上大包大揽，说小事一桩嘛。他答应让我到他的一个部门去工作。如此轻松就改变了一个倒霉汉的命运，这让人有点大喜过望，有点不敢相信。我知道这在眼下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因为那些亟待找饭吃的失业者对这座城市而言是多么可怕的负担。那些从外地涌入的各种各样的闲散人员、像我一样失败了的男男女女，眼下都急于走入一种稳定可靠的职业。不过我也知道，这个黄科长虽然官职不高，却并不让人怀疑他的能量。这座城市有多少奇怪的角落就有多少奇怪的人物——他们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上从来不遗余力，所以最后总是各得其所：一个个全都成功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有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而有人会把一切都搞得乱七八糟。我现在真的寄希望于这个黄科长了。

可是得到允诺后一连几天，我都在踌躇。我犹豫什么呢？

我也说不清。我常常在极短的一段时间里、有时仅仅是一瞬间，把事情从头至尾飞快地回顾一遍……从那座地质学院毕业之后，我进入的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〇三所。大概因为一切都过于顺利了吧，后来就是这个堂皇之所给了我终生难忘的折磨。这段经历我会铭记在心，因为它总是时刻提醒我，让我不时生出一种震悚的感觉。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生命的背景——人生既有一个舞台也就会有一个背景，于是他的一切都要在这个背景下滋生和繁衍。我明白，〇三所给予我的不仅是恐惧和痛苦，还有更为珍贵的东西……我走出了那座阴森森的大楼，去了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杂志社——这在很多人看来无疑

是一个天大的遗憾，我却从未悔改。不仅如此，进入杂志社两年不到，随着全城的辞职浪头，我又辞掉了公职。新的一章如是开始。

我在葡萄园里折腾了几年，把它搞得美轮美奂。也许一切都缘于我的不安分：园子兴旺了，我又设法与当地朋友一起办了一份杂志——最后当然是二者一起失败……一段匆匆的历程，一部失败的历史。

所有的人一生中总要有成功有失败。可区别在于，有的在别人眼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失败者，而他自己会认为是一个胜利者；另一些人不仅在别人眼里是失败者，他更把自己看成一个失败者。这才是真正的——失败。我极不愿、极担心成为后者。

天还很早，刚刚进入上午这一段最好、最从容的时间。马上去找黄科长吗？我想自己随时都会离开屋子，到梅子一家人希望我去的地方办个简单的手续。这一来也就有班可上了。这在很多人那儿是求之不得的一件事，对我来说当然也不坏。可奇怪的是这会儿我既不看重也不着急。我厌恶自己像个被牵了线的木偶一样，随着别人的摆布活动。多么不可思议，当年我从这座城市出走、归来，来来回回穿行……好像十几年的时间给压缩成了一瞬。一幕幕场景叠印跳动，占据了记忆的空间。整个人像在梦游。是的，好像很久以来，我身体的一部分正在渐渐睡去。那就让它睡着好了。

白天，我在街巷里随着蜂拥的人流漫无目的往前移动，或者和梅子一块儿到市场上采购——还有，去找我在这个城市的好友阳子……无论怎样都无法完全驱除那种梦游感。我和阳子在一起聊天，仍然时不时地闪过一丝奇特的感受：我在睡着。虽然我在大睁双眼，在说话——可是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我身上的某一部分仍然在沉睡。它竟然没有被这座喧闹的城市唤

醒。

睡吧。也许只有这样，我才更像一个城市人。

从平原归来许久我都没有跟往日的朋友见面。就连阳子也不例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与城里的所有熟人和挚友都隔绝了。我时而把自己关在这个小屋里，时而挤进街巷人流。我如此这般地享受着孤单的愉快。除此而外，我还要时不时地重复一些恶习：难以停息地、急切地写出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它们是我心中循环往复的吟唱。

梅子一次又一次约我去她父母家过周末，我却拖延下来。我怕从这里到岳父家几公里远的街区上、这段特殊的路程中，身上的什么东西会给陡然唤醒。后来我实在无法推诿，只得依她。自行车的铃声像风铃，汽车喇叭尖锐刺耳，懒洋洋的城市灯光，车与人的河流。所有的嚷叫我都充耳不闻。卖冰糕的、卖晚报的、卖老鼠药和进口服装的。有人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摆弄着一个崭新的玩意儿，它反射的强光老要不停地从我脸上闪过。

“那东西真亮，”我对梅子说。

梅子好像没有听见，她扯着我的手。每逢走到拥挤的街巷上，她总是侧身拽上我的手。从过去到现在，从我熟悉她的那天起就是这样。好像她是我生活中的引导者。不过这会儿越发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沉睡不醒的、恍恍惚惚的人。

又回到了这座院落。这里有一个心慈面软的岳母和一个始终冷漠的岳父，两个人都离休了。岳父脸上的那种冰冷和严厉，不知该让我恐惧还是厌恶，我只知道他是岳父。有时候我想：人干吗还要有个岳父呢？真是一种奇怪的存在。要知道人这一生有个父亲已经够受的了。但岳母像天底下所有的岳母一样可爱。小院里有棵橡树，她在树下伸开了手，像是要把我抱在怀里。梅子喊着“妈妈，”母女俩让人羡慕。她抱住的是自

己的女儿。

“失业了不是？”岳父正在练字，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看来书法家的牌子他是挂定了。他还会作诗，都是一些五言七言，大致上写过去的那些战斗、和平时期故地重游的一些感怀。奇怪，他一直在歌颂和怀念拼死拼活打仗的日子，好像太平日子不愿过。

我说：“我也很忙，也天天写呢。”

岳父“哼”了一声，把正写的一个大字糟蹋了。他扔了笔，有些恼火。他不知是火自己还是火我，说：“哼！”

岳母端来一些糖果、橘子，又倒茶，接着就说：“还是去上班好……”

我点着头。我觉得让长辈为我操这么多心也是一个罪过。

2

就是那天回来我下了个决心：找黄科长。我知道自己拖拖拉拉犹豫不决就是心不在焉；我不知道今后该怎样安顿自己——那颗心。很不幸，仍然还有个“心”的问题。我记起前些年看过一本书，它的名字被译为《心的概念》。真的，我至今都没有摆脱“心”的问题。我不信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勉为其难的生活就会让一颗心从此安定下来。比如说眼下的状态，恍恍惚惚；再比如在岳母和梅子的声声催促下，我还是要涂涂抹抹。我知道停止了涂抹一切只会更糟。我的这个不良嗜好真是源远流长，以至于发展到今天已经无可疗救——我从那所地质学院、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开始了这种不能停息的、像害了一场热病似的吟唱。也许就因为这个难以革除的共同的病根，我才有了那长长的奔走、一次又一次的告别：告别地质学，告别杂志社，告别城市，最后又不得不告别那片平原，重

新回到这座蜂巢一样拥挤和喧嚣的街巷。“我看见记忆之犬衔住梳子/一群麻雀的种子撒向泥土/那只悲琴从北风里吟唱/外祖母的白发啊，如何不让我想起鹭鸟/两眼迷蒙执拗眺望 眺望/那十里沙原之上飘飘的水汽/一片茁壮的青杨树在舞蹈……”

杂乱无章。如同梦游。好在它们有别于苦笑。它们时断时续，随手记在各种各样的纸片和本子上。有时我把它们写在孩子废弃的作业本空白处。

“爸爸的字可真丑……”小宁对母亲说。

梅子拣起那个写满了字的本子，皱着眉头。她每逢看到我写下的这些就是这样一副表情。我不知她为什么要皱眉。我想为梅子唱一首通俗易懂的滑稽歌谣。我在心里搜索崭新的词儿，找不出。可是每当我放松起来，又会捏起一支圆珠笔，毫不费力地在纸上写下：“春天暖洋洋/百鸟齐歌唱/革命人民恋爱忙/嘿，恋呀么恋爱忙……”

我回到这座城市之初没有告诉任何人，可是像过去一样，最后还是阳子第一个知道。他来玩，一次又一次带来崭新的画。每一次都是他一个人。他有一帮好朋友，一伙不无特异的男男女女——他们可都是艺术家啊！他不敢把那一伙带到这里来，知道我不希望把这里变得乱哄哄的。我羡慕阳子，有时甚至想：追根溯源，我们可能是由完全不同的某种动物进化而来的。他永远欢蹦乱跳，适合在阳光下生活。他结识的人多，听到的消息多；从他嘴里吐出的每一句话都无忧无虑，像琴键上蹦出的欢畅激越的音符……他每次离去，这个屋子立刻变得倍加清冷。我也只能更多地在纸片上涂抹。

“多年之后才有岁月的感触/那时还小哩/眼瞅着老黄牛驮了时间/镰刀上的胡须又白又长/赤脚从大李子树下走过/朝圣一般拘谨/转脸看到有人原野上疾跑/何处寻找少年的闪电……”我刚刚把它合上，又一首滑稽歌谣从脑际流过：

“岳母胖乎乎/是个大老粗/岳父是好人/善于玩深沉……”

梅子收拾纸页时看到了。她这一次很快吐出两个字：无聊！

真的无聊。就像一篇文章由于有了一个准确的命题，一下变得清晰起来：我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无聊的，而那莫名的烦躁就是由它引起。我常常不由自主就要向她和小宁发点脾气。有时甚至想吵几句，好像害怕冷场似的。当然，我们吵嘴的题目常常离不开那个宝贝岳父。因为他很好玩。吵来吵去，梅子就归结成这样一句：

“你只知道维护自己的父亲，从来不知道维护我的父亲。”

我记得类似的抱怨和指责已经许多了。在这无聊的时刻，我突然灵感大发，终于也归结出一句：

“我维护劳动的父亲。”

一阵沉寂。我们俩不吵了。梅子望着我，任我说什么她都不再回答。够了，我想。你瞧，我心里很骄傲呢。我就是有各种办法对付别人呀。

如果这个上午再不去黄科长那儿，梅子回来会失望的。这一上午挺好的时光又要被我糟蹋了。我该马上去了。

终于结识了黄科长。

原来这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矮小老头。他的气色非常好，胖乎乎的，头发稀疏，脸庞上长着一对惊厥的眼睛。他看我时，不知怎么让我觉得这人似曾相识。这当然是一种错觉。他只偶尔到我岳父家里去一次，连梅子也刚刚熟悉不久。他握住我的手时，我突出的感觉是这双手多么小、多么软又多么温暖。一想起自己就要受惠于此人，想起他将帮我解决一个至关重要的生活问题，心里就涌出了感激，还有一点惭愧。可是当我认真注视他，特别是看到他张嘴说话的时候，又有点沮丧。因为我一看到那对桀骜不驯的门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操的是一口奇

怪的普通话，掺有浓浓的南方味儿。谈了一会儿他更使我大吃一惊：原来我们还是老乡呢。他的老家也在东部平原上，只不过“参加革命已经很早了”。也许他的那些战友们当中有南方人，也许他直接就在南方工作过一段时间。只是谈得久了，我才多多少少听出了一些乡音。他说：“这事情很简单啦，只到那里去登个记，办一下手续，然后也就行啦。”

“具体是做什么工作呢？”

“工作是很闲散的啦。当然，对你嘛还是文字工作啦。”

他捏弄着一双小得让人吃惊的手掌：“我也在他们那儿啦，离休之后就分担了一点点社会工作啦，闲散得很。今后我们俩一块儿打交道的时间也就长了。”

说到这儿他朝里屋喊了一声。出来一个鼻子尖尖、说话瓮声瓮气的姑娘。他对她说一句：“我们走了。”

那姑娘看也不看我，只对他点一下头，“嗯”了一声退进里屋。

我和黄科长出门。他说：“很近啦，用不着乘车，拐一个弯，再往前走二百多米就到了。”

我们穿过一个很热闹的露天市场，接着又走入一条斜巷。这条巷子很僻静。黄科长说：“我这一带可是熟啊，我在这一带住了二十多年。你看见前面那个牌子了吗？”

我发现那里有很多牌子，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个。这是一幢破旧的水泥楼，上面的很多玻璃已经碎了。黄科长伸手指指一块黑色的牌子：“人才交流中心”。我愣了一下。黄科长说：“这不过是挂个牌子而已，档案关系要放在这儿。你具体是在‘营养协会’工作啦。”

我的耳边嗡嗡响着他的话，心里还没有完全明白。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那个牌子。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我是一个“人才”！

我每天和梅子一块儿走出家门，她往西，我往东。我们都